

2020遇见边关特别策划·致青春

每一次出发，都有美好的遇见

■本报记者 陈小菁

“长长边防，高高雪山，我只是初晨一束光。”
这段日子，一首原创歌曲《追梦边防》被驻藏边防军人朋友圈刷屏。朴实无华的歌词直指人心，旋律就像波涛一般渐入高潮，唱出了边防军人的心声。
察隅，横断山脉西段的藏南高山峡谷区，藏语意为“人居住的地方”。那群“追梦边防”的人、西藏军区米古边防营官兵这样说：“当春风吹到这雪域边地，你可知这里有多美？”

寄语青春



一条路——边防老兵15年如一日默默坚守

翻山越岭，颠簸十余个小时，笔者抵达位于察隅的边防5连。
全连官兵正在为第二天的巡逻紧张忙碌着。这段路巡逻车无法行驶，直升机难以巡视，需要徒步7天6夜才能往返。途中要翻越两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，穿过10多公里的沼泽地和20多公里的塌方地段，蹚过8条冰河和7处泥石流冲沟，攀登11段千层梯……

在这段单程65公里的巡逻路上，“绝望坡”“刀锋山”等令人胆寒的地名如影随“行”，还要途经一片沼泽地。
尽管路途艰险，连队的战士们却都争先恐后地申请踏上这条巡逻路。
“每次巡逻，最让我头疼的不是路有多难，而是选谁参加。”连长马明告诉笔者，“每当看到那些落选战士失落的眼神，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歉疚。”

前两天，上士陈新找到马明，恳请去执行这次的巡逻任务。原来，即将期满的陈新本想最后走一次这条边防线，但因患感冒才刚刚痊愈，身体状况相对较弱，连队没有将他纳入巡逻名单。

“让我再去看看一点，我不想自己的军旅生涯留下遗憾！”禁不住陈新的软磨硬泡，在征求军医的意见后，连队最终同意他参加这次巡逻。

考虑到巡逻路的艰险，被官兵们称作“藏东牦牛”的巡逻标兵——四级军士长陈永国，与笔者结成对子。

海拔4500多米的雪山荒原几乎是无人区，巡逻物资全靠自己携带。

除了攀登绳、砍刀、拐杖和棉衣，其他生活用品能少带就少带。牙膏牙刷不用带，用口香糖替代就行，雨衣换成一块轻薄的塑料布，盛饭就用罐头盒……陈永国一边帮助笔者清理个人物资，一边细心地叮嘱着。

趁此间隙，笔者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已不再年轻的士兵。

“牦牛”这个称呼太适合他了，黝黑的皮肤、勤恳的作风、倔强的性格，无不展现着边防老兵的踏实与豪放。

陈永国是个西北汉子，家乡在甘肃民乐——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，西汉名将霍去病远征河西匈奴的必经之地。从小，陈永国便有了一个英雄梦想：保家卫国。

15年前，陈永国如愿来到西藏。新训结束后，他坚决要求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边防哨所。

下连没多久，陈永国便主动申请参加巡逻。按惯例，第一次巡逻只需空手跟着队伍了解情况、熟悉地形，而他主动要求和别人穿一样的装备、背一样的物资。别人说他“自讨苦吃”，他却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当兵死都不怕，还怕吃苦？”

异常艰辛的7天6夜，给了这名年轻士兵一个刻骨铭心的“下马威”：崎岖的山路、险恶的峭壁、刺骨的冰河、危机四伏的密林……随着海拔升高，空气变得稀薄，风雪铺天盖地，陈永国渐渐感到体力不支。在一截暗冰路段，陈永国不禁脚下一滑，顺着山势往下翻滚。

“快伸手抓个东西！”大家齐声喊叫提醒他。慌乱中，他抱住一块突出的石头，躲过了一劫。

从第一次踏上这条生死巡逻路开始，陈永国至今已先后33次走完这条

走进察隅，你能看到皑皑雪线下，莽莽林海一碧无边，激流在峭壁间奔腾，瀑布从悬崖上倾泻直落。因为人迹罕至，这里有着大自然最原始、最瑰丽的景象……

我们赞叹它的美丽，但你可知这风景背后，藏着怎样一段段平凡却又非凡的磨砺、平凡却又非凡的青春？

山路“鬼见愁”，山崖如刀削，雪山四季冰雪不融，密林深处蚂蚁安家……边防军人用脚步踏出了边关的路，风里夹着雪，皱纹悄悄爬上眼角，被寒风雕刻的面庞粗糙、沧桑却坚毅。孤寂的人生，艰险的旅途，永远属于这个被雪山峡谷环绕的世界。这，也是察隅独有的“风光”。

每一种青春都是一种成长。远离都市繁华、世俗喧嚣，不能在父母膝下承欢，不能陪伴爱人漫步，边防勇士却在边防线上站成了一道山岭。

察隅500多公里漫长的边境线，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2个牧民生活，可谓人迹罕至。在刀冷霜流间巡逻，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条件下，边防军人的生活情节、青春故事日复一日延续着“巡逻、奉献、孤独、坚守”的主题词。

战士的脚印，踏出了星罗棋布的执着点位，脚踏在哪里，哪里就算是路。尽管这里人迹罕至，但每一次出发，都有最美的遇见。

老班长杨红曾在一条巡逻路上统计过200多处险峻路段，但真实的数字总是无法很精确。往往是第一趟出发时还是坦途的地方，待官兵返程时已成天堑。在察隅守防16年，岁月磨出老兵宽厚的性格：“察隅有千张面孔、千般姿态，作为守护这里的人，这一切都是生命中美好的遇见。”

每一次带队走进“绝望坡”的乱石堆，为了不迷失方向，“边防通”陈永国都会在一些特殊点位用红色油漆做标记。几年后，他将这些“红色印记”手绘在一张地图中，战友们吃惊地发现，这些印记隐约连接成了一个“心”形图案。不善言辞的陈永国，



见到这一“巧合”也激动了：这些印记是守护、是表白，也是忠诚和热爱的最好证明。

艰难困苦让青春接受淬炼。在米古边防营，并不是所有边防战士都能参与连队最艰险点位的巡逻。“奋斗吧，青春！”“00后”新战士梁家浩说：“走一趟察隅的雪山、沼泽，你的青春可以更骄傲更

闪光！”
每一次出发，都有美好的遇见。2017年，第一批“00后”新战士来到察隅，这些在边防线上成长起来的少年，已然扛起了属于新一代边防军人的担当。行走在祖国的极边，用脚步丈量边防线，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、坚守的青春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遇见察隅

■黄自宏 文韵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何勇



图①：巡逻路上，休憩间隙，官兵们笑容灿烂；图②：翻越雪山点位；图③：营区里的歌声；图④：路的尽头，他们描绘“中国”二字。
图片由米古边防营5连官兵提供

路，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陈永国的微信个性签名和本人一样豪放——“最难走的路，也最磨人。”他说，只要祖国需要，他愿意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……

在陈永国的心里，点位烙刻着边防军人的忠诚和信念，雪山崖壁上的一个脚印，就是自己为国戍边的誓言。

一封家书——边防待久了，你也许就舍不得离开

清晨6时，晨曦初露，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，巡逻队伍踏上征程。

“十八弯”是巡逻途中的第一段险途：山径小路曲曲弯弯伸向远方，好像一条长蛇在爬行，却始终只见蛇身不见蛇头。目所能及不足10米，转过弯去，刚觉得豁然开朗，却又立马进入下一个弯道……

走过这段仿佛没有尽头的回头弯，巡逻队伍开始往峭壁上攀爬。

一面是高山密林，不时有石块掉落在峡谷间，久久听不到回声；一面是峡谷深涧，奔流的河水“轰隆隆”作响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这段峭壁，官兵们需要手脚并用，艰难爬行近2个小时才能通过。脚下跌落的滚石，随时都可能给后面的战友造成伤害，大家小心翼翼地试探每一个可下脚的石缝。

初次参巡的战士李发鸿，小心地跟着班长、二级军士长李洪浩的步伐，不敢抬头望山，更不敢低头看涧。李洪浩用绳子将自己和他拴在一起。“两个人，一条命。”李洪浩鼓励的眼神，让李发鸿鼓起勇气。

森林地势多变，树枝纵横交错。走进密林，班长骨干们分布在队伍两侧，提醒大家躲避沿途的荆棘。

傍晚18时，队伍到达了预定宿营

点。一张塑料薄膜，几根树枝，老边防们熟练地搭建起一个临时的家。战士们生火取暖，架锅做饭。

“刚当兵那会儿，这家伙天天嚷着要回家。”吃饭时，李洪浩饶有兴致地与笔者聊起他带的兵。

我们的话题是“00后”战士李发鸿——大学生入伍，家庭条件优越，他报名到雪域高原参军，竟是因为“向往着经幡摇曳的仙境”。

新兵在成都集训时，满街都是T恤短裤的时尚青年。然而刚下飞机，站在机场的李发鸿就感觉周身凉飕飕，从酷暑突然跨越到寒冬，他赶紧套上大衣。高原反应随之而来，头晕、胸闷、气喘……小伙子一下没了心气儿。

因为高原反应，喜欢拍照发朋友圈的李发鸿，错过了雅鲁藏布江、德姆拉山等被《中国地理杂志》屡屡力荐的绝美风光。下车后，看到连队临时搭建的新兵营地，他皱起眉头：“确认过眼神，这并不是安放理想的地方。”

次年退伍季，李发鸿对老班长高山说：“班长，我还有13个月就可以像你一样自由了……”默默地点燃一支烟，高山深吸一口气说道：“待久了，你会舍不得离开。”班长眼中分明写着眷恋。

高山走了，他临行前说过的话，在李发鸿心里发酵：“每一种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……去拼搏吧，察隅的山水值得你守护。”

每天仰卧起坐、深蹲起立雷打不动，每周冲山头、攀登训练风雨无阻……李发鸿开始了逆袭人生。冰雪狂风、乱石险滩等以前痛恨的一切，都被他当成了磨刀石。

为了这次巡逻，李发鸿早早递交了申请书。巡逻名单出来那一晚，他辗转难眠，就给父母打去视频电话，问候平安、互道晚安。

在5连有个传统：每次巡逻前，官兵们都要给亲人写一封家书。

那天，陈永国拿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看了又看，将士兵证、照片和写好的家书，小心地装进信封，压进了床头……

夜深人静时，年轻的战士李发鸿也打算写自己的家书——

“妈，请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，我会平平安安，我会坚强，我会守护在你身旁。”想象了无数种书信开头，心头也泛过千万种豪言壮语……在这一刻，这个年轻的小伙儿选择用自己的担当，向母亲做出自己最郑重的承诺。

一段往事——最好的纪念，就是怀着共同的信念走下去

简单吃过晚饭后，太阳落了下去。山里的气温骤然降低，冷风浸入身体，官兵们穿上厚厚的防寒衣，还是冷得厉害。

天色暗淡，第一天的前行告一段落。官兵们就地休整。对这些白日里跨越艰难险阻，此时已精疲力竭的士兵来说，雪山之上的皓月繁星，只留在了他们沉沉的梦中。

清晨，薄薄的露珠将衣裤打湿。战士们脚下，将是一条长约8公里的沼泽地，腐烂的枯枝落叶厚达半米。再往前走，一条约5米宽的溪流，拦住了巡逻分队的去路。这条河属于一道“附加题”：由于连降大雨，原本几尺宽的小溪，已变成咆哮的激流。但对于马明来说，这道“附加题”的题型并非“选择题”——如果另寻路线，就不能按时抵达宿营点，还会经历不可预知的危险。

老兵们争着探路，李洪浩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去吧，这里我熟悉！”李洪浩把保险绳系在腰上，让战友紧紧攥住。齐腰深的河水，他被激流冲得几次踉跄，咬着牙，终于一点点挪到了对岸。随后，他把绳子绑在树上，指导战友们涉水渡河。



并不是每一次出征都能化险为夷。一座危桥面前，马明整队，大声喊道：“王恩银。”全体官兵齐声答：“到！”

10年前，巡逻途中连降大雨，泥石流和雪崩冲断了巡逻路，只有一棵被刮倒的大树可供通行。尖兵班战士王恩银，在帮助战友建立安全通道时，被滚落的大石砸入悬崖下的冰河中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用碎石堆砌而成的“墓碑”，矗立在英雄牺牲的地方。后来，战友们每次路过这里，都会呼喊英雄的名字……

此刻，冷风裹挟着细雨迎面而来。走在队伍中，四级军士长陈新对这里的一沙一石，都有种难以言状的情感。

再过几个月，这位老兵就要离开察隅，这次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巡逻了。陈新说，他已经不是能够随意驾驭往返数日巡逻任务的年龄，但这一次他必须去——为了看看曾经的战友。

“在这条并肩而行的边防路上，带着共同的信念走下去，就是对战友最好的纪念。”陈新含泪说。

一场仪式——我可以牺牲，但祖国领土一寸不能丢

扎紧裤腿袖口，将风油精涂在裸露的皮肤上，前方是蚂蟥区。

由于没有经验，这段路上，笔者遭遇蚂蟥“攻击”。也许是精神高度紧张，笔者竟毫不知情……

陈永国点燃一支烟，挨个去烫灼吸附在笔者手臂上的蚂蟥。几秒钟后，这些狡猾的家伙掉落在地，笔者手臂的伤口顿时鲜血直流……

有人说，疼痛是成长的必须。被蚂蟥叮咬，并不是经常出生入死的边防战士唯一的伤痛。

休息时，官兵们用冰凉的水，轻擦被



紫外线晒伤的面庞。小伙子们痛得皱眉蹙鼻——边防军人不是铁人，他们会疲惫、也会受伤，只是他们更懂坚强。

登顶某山口，官兵抵达此次巡逻的目的地。

其实，官兵们描述的点位，只是由一块巨石组成的山崖。巡逻路在此止步，马明说：“这里没有界碑，我们每次来到这里，都会在石头上写下‘中国’两个大字。”

山崩风大雪大，字迹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不清。陈新仔细清理完点位的每一个角落，拿出随身携带的喷漆，一笔一画地描绘此刻奔涌在心头的称呼——“中国”。

“这里是祖国的土地，我们可以牺牲，但国土一寸不能丢！”五星红旗在深山中飘展，这是每一名负重跋涉的边防军人心中最神圣的时刻。

陈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，将一杯泥土包好，放入挎包。

傍晚，太阳淘气地躲进了云层，天气变得寒冷。为了取暖，大家在林子里拾了些枯树枝，火苗蹿了起来，官兵的心也热了。

欢腾的火焰映红了一张张纯朴的笑脸，欢声笑语似乎飘到了月亮上。此时，边关充满诗情画意，战士们忘记了疲惫和烦恼。

那一夜，坚守警戒哨位的陈永国，几乎一夜没睡。他遥望着家乡的方向，头顶的星光汇成一片璀璨。

在作训服上衣口袋里，陈永国取出一张“全家福”，星月光下，他微笑着轻轻抚摸。

仰望浩瀚的星空，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”的旋律萦绕笔端脑海。

守边防，离繁华如此遥远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们的青春梦想，镌刻在茫茫雪域的高山深壑中，融入车水马龙的万家灯火里。7天6夜的巡逻经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守故事。

回到营区，战友们像往常一样点燃鞭炮，欢呼着接过战友们的背包。

那一刻，河水低吟浅唱，一如既往。雪山傲立边疆，亘古不变。

一缕阳光的触角刚刚掠过山巅，抚过战士们黝黑的青春脸庞。

新闻链接

察隅河谷



察隅河谷位于西藏东南部，隶属西藏自治区林芝市，素有“西藏江南”之称。境内崇山峻岭，峡谷高差达千米以上，与印度、缅甸交界，边境线长达500多公里，占西藏全境边境线的八分之一。察隅河谷是我国原始生态环境保护最完整的地区之一，它的自然与文化风采独领风骚。

(朱明鹤整理)